



今年是雷锋同志逝世50周年,从3月初开始,我们开辟了“学雷锋的那些人和事”专栏,陆续刊登了十几篇学习雷锋的回忆和评论文章。这些文章既是对雷锋精神的怀念,也是对新时期雷锋精神的呼唤。本期我们再次集中刊发一组学雷锋纪念文章,希望读者在这些学雷锋的人和事中,再接受一次心灵的洗礼。

一看就是山东人

□田邦利

1966年11月22日,这天,我和我的同学,一行三人来到江西省南昌市。下了火车,到了一家红卫兵接待站。这时天色已晚,安排下住宿,领了就餐证(免费食宿),就去食堂吃晚饭。

来到食堂院内,见两个中年妇女扎着围裙,正吃力地从一辆小货车上卸面粉。学雷锋做好事,三个人不由分说,挽了挽袖子,也搬起了面袋子。她们先是不让我们搬,怕我们弄脏了衣服,怕我们累着。哪能拦得住!我们照搬不误。进出仓库,快步如飞,她们搬一袋子的工夫,我们能搬两袋子。三个人都是20岁的小伙子,都是庄稼人的孩子,压根儿就没寻思脏和累。卸完了车,两个中年妇女情不自禁地向我们竖起了大拇指

指,操着南方人的普通话,一个问:“红卫兵小将,山东的吧?”我们一边点头,一边说“是”。另一个说:“一看就是山东人。”

“一看就是山东人。”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人们这样说。我的两个同学也是第一次听到人们这样说。三个人都纳闷,是哪儿让人一看就是山东人呢?此时此地,此情此景,三个人都明白,“一看就是山东人”分明是赞誉,只是不明白赞誉的什么。

开饭的时间早已过去,餐厅里就餐的人已是寥寥无几。三个人个个一身白乎乎,在空荡荡的大厅里格外引人注目。一定是卸

车的中年妇女把事情说了,食堂里的工作人员都向我们投来赞许的目光。吃了饭,我们又帮着

“一看就是山东人”分明是赞誉,只是不明白赞誉的什么。

工作人员洗碗、洗筷子。洗完碗筷,工作人员要给我们洗衣服,我们不让,说自己洗就行。

回到住处,脱下外面套着的褂子和裤子,灯光下,紧忙地洗。洗洗好晾上,明天起床还得穿呢。洗着衣服,来了两个人,两个男人,是接待站的。其中一个像是负责人,进屋就说:“山东的红卫兵小将们,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,让你们受委屈了。”

吃的住的都挺好,我们以为他说的洗衣服的事,便不以为

然地说,没什么,没什么。我们越说没什么,他们越是一副于心不忍的样子。“我们明天一早就派人去联系高粱。早饭……还是馒头和大米,再将就一顿,中午一定让你们吃上大饺子。”噢,想的不是一个事。“不要去联系高粱”,“可别去联系高粱”,“吃馒头、吃大米就行”。唯恐拒之不及,三个人,他说他说我也说。接下来,饮食起居细细一拉,他们笑了。大伙儿都笑了。

原来,我们又是卸车,又是洗碗洗筷子,这让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好生感动,便产生了实实在在地为我们做点什么的想法。想来想去,想让我们在南昌也能吃上可口的家乡饭。他们误认为山东人好吃大饺子,便有了这戏剧性的一幕。正是这戏剧性的一幕,让我至今难忘,难忘接待站工作人员那美好的初衷。

我救了他的孩子 他救了我的命

□王平

1974年,我作为知识青年到山东济宁地区泗水县下乡插队。

记得第二年开春不久,有天逢城里大集,我受小组委托,去城里赶集也兼着为大家寄信取钱和买些日用品什么的。等办了事,整理好了书包正要往回赶,忽然看见路边围了一群人,走近一看,是一位大嫂正抱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,孩子满头鲜血,嘴里直喊疼。我挤进人群,忙问大嫂是咋回事,大嫂说刚才她在摊上问花布的价钱,没想到孩子乱跑,被马路上飞驰的拖拉机撞了,正撞在头上。我看孩子流了不少血,便说赶快去医院吧。我将两个书包交给大嫂,自己抱起孩子赶往县医院。将近一公里,我跑得气喘吁吁,只想赶快给孩子止血止痛。到了医院,赶紧挂号,到了急诊室大夫忙给止血,进行了缝合,还打了消炎针。又开了消炎药止疼药,最后共计四块八毛五,我拿着单子就去结了账。大嫂掏了半天,只有不到两块钱。看着大嫂那一身补丁衣服,也不像富裕人家,我说您别给我钱了,留着给孩子买点好吃的吧。大嫂千恩万谢,问我是哪个大队的,要日后给我送钱。我说不用了,便急忙回了大队。

这年的夏天,因邻村的知青从省城回来,给我捎来了家中带来的物品,要我去取。村后有条泗河,平时水深不过膝,我们以前到邻村都是趟河过去,比绕河走要省不少路。我这天请了假,要去邻村取包裹,到了河边一看因下雨河水涨了不少,我认为没啥问题,便脱衣服手举着下了河。刚下去感觉没啥,到了河中心,就觉得水快漫到脖子了,再往前不想脚底一滑,瞬间身子一歪,人便顺着水流往下游飘去。

我忙猛抬头呼喊,恍惚中看见岸上有个推小车的人放下车正往这奔,这时河水灌了我好几口,也喊不出来了。只觉得有人猛地把我把抱住了,最后将我拖上了岸。在岸上躺了一会儿,清醒过来后看清楚身边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,我忙对他表示感谢,他说没啥,你就是喝了口水,看你这衣服湿的,跟我回家换换衣服吧,我就住在这旁边村里。我瞧自己湿漉漉的狼狈样,只得跟着他进了村。到了他的家,一进门,我便看呆了,这屋里正择菜的妇女,不就是半年前在城里我帮她抱儿子进医院的大嫂吗!这位大嫂也无比惊讶,弄明白了今天的事情,又对大丈夫讲那次救儿子的就是我。

这下子大哥高兴了,说这不是缘分吗!该着我们今天认识,快别走了,换上干衣服,在这里喝了酒再走,说着就让大嫂赶快弄几个菜。我心里也是高兴,半年前学雷锋助人,如今自己遇上了麻烦,别人也舍力帮我,真是学雷锋做好事自己也受益。

牺牲在巴漏河中的好战士

□王绍忠

“为人民操心最情愿,为人民吃苦最愉快,为人民斗争最幸福,为人民献身最光荣”,这是学习雷锋的楷模、某部安徽籍狙击三连三排排长盛习友生前留下的铿锵誓言,也是他短暂而壮丽青春的真实写照。

1969年7月19日下午,章丘巴漏河山洪暴发,在东岸薯田耘草的30多位兴隆大队的社员慌忙收工回村,落在后边的9名青年妇女被4米高的洪峰挡在了河心……此时,正在当地西山进行国防施工作业的某部三排排长、学习雷锋标兵盛习友听到河中急促的呼救声,立马对身边的战士程长春和陈振泰说了一声“快去救人!”便向山下狂奔而去。他神速地赶到300米远的河畔,顾不得脱掉军衣便扑入河中。盛排长劈波斩浪,和两位战友先后拯救出6名同胞姐妹。精疲力竭的他又奋勇地把第七名

青年社员李凤兰托出了水面。想到河中还有落水者,盛排长又奋不顾身地转身回游,一个浪峰劈头盖脸地压来,把他卷入石坝前强大的漩涡之中……24岁的生命就这样牺牲了。

次年5月,经由毛泽东主席批示,中央军委发布命令,授予雷锋式的好战士盛习友“爱民模范”光荣称号,并追记一等功。《人民日报》、《红旗》求是《杂志》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迅速登载,广播了他气壮山河、催人泪下的英雄事迹。

“战士学雷锋,人民记心中;爱民如阳春(温暖),对敌胜严冬

(冷酷无情)……”这是盛习友写在日记中的歌词,他是这样唱的,也是如此做的。1967年7月,盛排长在牟平县服役,油顶水库在洪水冲击下即将溃坝,身患感冒的他身先士卒,率先报名参加抢险突击队,冒雨完成任务。

1968年冬,盛排长随连队来到章丘南部山区。一个大雪没脚的早晨,他赶到烈属胡玉敏大娘家中,扫雪、挑水、劈柴后,又先后到袁德坤等7户社员家帮忙。1969年初春的一天,他听

说离营房不远的陈兰花大嫂老寒腿复发,当晚向部队请假,跑了20多里山路去县城买回了药



盛习友烈士像

俺娘七十仍追星

□侯青

俺娘与开国上将许世友同姓,与山西大寨的“铁姑娘”郭风莲同名,与雷锋是同年生人,今年整整72岁了。

1963年的春天,那时俺娘还在镇医院工作,偶尔一次翻报纸,忽然就看到毛主席那苍劲有力的题词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,从那以后,雷锋就走进了俺娘的内心,成了俺娘的“偶像”,成了她心目中那最亮的明星,即使在日益浮躁的今天,也未曾改变。对我们的教育,也离不开“毫不利己,专门利人”、“要像雷锋那样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”等。

俺娘为人重情重义。在俺爷爷、奶奶生病期间,她端屎端尿,日夜伺候。奶奶临终前,喊俺娘到她跟前,悄声说:“俺顾得你最少,可你是真心孝顺,娘愧对你!”姥爷、姥娘没儿子,俺娘30年前就把他们接到俺家,这在十里八村少有。1984年,俺大爷

和五婶子都得了有传染性的肝病,那段时间,有些亲戚都不敢靠前,可俺娘不怕,该怎么送药怎么送药,该怎么号脉怎么号脉。至于药费,俺娘从没提过。俺大爷临终前,使大劲儿对俺娘说:“琴他娘,你多喂母猪多养鸡,我死后变成猪和鸡,生崽、下蛋报答你!”婶子临走前,等俺娘给她穿好衣服后,拉着俺娘的手,盯着俺娘的脸,留恋地看了又看。几位老人的后事,也是她跑前跑后指挥着操办的。对大爷、婶子家刚成家或没成人的孩子,俺娘视同己出,比亲生的还疼。

“对自家亲人好,那不叫好,是应该的。”俺娘常说,“对别人好,才是真的好心。”

老百姓没大事,娶妻生子就是天大的事了。因为在镇医院干过妇产科医生,俺娘主动义务担负起为本村妇女接生的事儿,一千就是20年。每次去给人家接孩子,她不嫌穷,不怕脏,收拾利落,分文不取不说,还买个童被

和几斤红糖、鸡蛋送去。二三十年前,山村人还不富裕。有位婶子,生孩子时弄湿了仅有的一床被子,俺娘赶紧回家抱一床;有个大嫂,生孩子后缺米少面,俺娘跑回家,从瓮里挖两升瓢送去;有户人家,临产孕妇躺的床断了腿和撑子,床歪了,人漏了下去,俺娘便让那家大老爷们儿跟着,把俺家的闲床抬去。1985年是生育高峰期,有天夜里,俺娘一连接了5个孩子。一大早回到家,她就累倒在床上,一直昏睡到傍晚。类似的事儿,多得三天三夜都拉不完。

俺娘觉得情义比钱更重要。25年前的冬天,邻村有对夫妻半夜敲响了我家大门。一进门,那妇女就把孩子塞给俺娘,哭诉道:“一对双胞胎,伤了一个;这个,医院也说没指望了。四嫂,您要是能把孩子治活,俺感激您一辈子;要是治不活,俺也不怨您!”看着孩子憋得青紫的脸,看着那对夫妻惊惶失措的模样,俺娘没忍心拒绝,可也没

敢大拾大揽。那对夫妻看俺娘没作声,干脆舍下孩子跑了,第二天才敢回来。抱着那孩子,俺娘一整夜没合眼,灌水,喂药,费尽了心思。一个多月后,孩子转危为安了。临走时,那家借来2000块钱,可俺娘只收了30块。俺娘自学过推拿、按摩的手艺,有谁摔着扭着,脱臼错踝了,常来找俺娘“捻捻捻”。她二话不说,搭手就治。治好了,人家掏出钱来,俺娘挥挥手说:“药不是自己产的,得花钱;可手艺是咱自己的,给乡亲们服务,不要钱!”

在山村里,家庭、邻里的争执吵架是常有的事儿。有人来求俺娘去“灭火”,她撂下手里的活就去。

现在,年迈的母亲仍然忙忙碌碌。在我们看来,她每天还有操不完的“闲心”。

有一次,我与父亲聊起“追星族”这个话题。父亲幽默地说:“你娘从(上世纪)60年代开始学雷锋,这一‘追’就是50多年。让我看,你娘才是真正的追星族!”